

民國二十四年九月
訓練總監部譯印

空
中
戰
時
代

掌上日本之危機

I 掌上之日本

乘機上昇，俯視大地，恰如大地離開飛機向下陷落。

只以廣闊的一語概括之於脚下！誠如自然所作出之盆景？或似雄大之全景畫？總之，有類於張開美麗荒漠地貌之繪畫。

吾越箱根路兮伊豆海口外小島之波濤在望。

回憶源實朝大量之歌，在近代科學化之前，已無一顧之價值。地貌之一線一劃，由航空機得容易俯瞰真如地圖之大地。

山脈，半島，島嶼，港灣，河川，市街，卽至一木一草，均能收入於空中俯瞰之視野，其不能收入者，僅家屋內部及隧道而已。

天空無蓋。

乘坐飛機，猶如神仙，或如太陽，能全見一目千里之大地。

例如俯瞰日本心臟之大東京，則京濱相連，中央線結成一帶，東伸於市川，千葉，北越江戶川以至於松戶，實猶一連不斷之波。

其由東西南北集結之鐵路，車馬來往繁華之道路，與隅田川互相匯集之河川，在其沿線沿岸上所經營之工廠地帶，商店街市，以及銳角或直角的大廈林立之街，均沉澱於淺薄煤炭烟霧之底。

如欲將此全般形勢收入於視野之內，僅於二百公尺之高度即爲已足，若復仔細眺瞰之，則有如動脈，在全市蜘蛛網式之道路內，有電車，汽車，自動三輪車等，交通機關之疾驅，即如人體內血球之往還。倘以道路爲動脈，則河川，運河之水面，亦可擬之爲靜脈，大小各種舟船之類，或上或下之情景，見之不啻可由手取之。

政治、經濟、產業、學術……等之集權於中央，猶如國家心臟不斷的鼓動中之帝都俯瞰圖。

要之，由機上眺望之市街，以至於鋪道之並木，莫不全體畢露。

然如飛機之高度愈高，則其範圍亦愈擴，即在不能想像之遠方，亦可收入視野之中。

豈非由視野之立體化，得給與人類所可恐怖的神通力之能力哉。

在實朝經過箱根之途上，望見伊豆之初島，已有極雄大之短歌遺留於後世，然飛機飛翔於三千公尺，四千公尺，更至於五千公尺，在同地之上空，可由伊勢灣望見紀州半島，而伊豆，三浦三崎等，自不待言矣，至由房州半島可望見鹿島灘，更可向極北之北，有望見福島，宮城，海岸線等之可能。

若移轉機之位置，行至本州最狹隘部琵琶湖之上空，透過模糊之霞，復可望見日本海及太平洋有如銀盤之發光。

吾人僅於二十年以前，如欲一眼能望見日本海及太平洋，恐在夢中亦不能想像及此。然在今日，在空中較高處，不禁有慨於島帝國之版圖爲如此其小之時代。

遠東之日本，觀於浮遊太平洋艦隊之航進路，至爲颯爽，但東隣太平洋，西受亞細亞大陸之壓縮，恰成爲南北細長不能延伸之形勢，思之心頗不安。

無論如何，稱此一能於掌上容之袖珍日本爲掌上之日本者，其故即在此也。

II 天蓋之不可能

日本皇紀二千五百九十三年。

雖爲掌上之日本，但其全般形勢，則有凜凜乎日本精神之光輝。

在來而復去去而復來太平洋之怒濤上，所有成吾等祖國之傳統，實有世界無類的燦然之足跡。

一言以蔽之，即國家總動員，以全國民打成一團熱火之意氣，有毫無內憂，專對外患的歷史之魂靈是也。

在昔未嘗受有敵襲，實爲一指不染清淨無垢之聖地。文永，弘安之世，雖經元寇來襲，而由當時執權北條時宗之果斷處置與舉國一致之防戰，立即擊滅之。

然而賴山陽感於蒙古襲來之詩上，有頌揚『如相模太郎膽如甕』之句，料非專指北條時宗。即對舉國一致身當國難之將士全體而言者也。

其次，如我東鄉提督，當日本海大海戰之頃，留有『皇國興廢在此一戰』之千古不滅之佳句，而迎擊俄國波羅的海艦隊於對馬口外以全滅之，遂得發揚海國日本之國威於全世

界，列於世界一等國，此屬一九〇四，一九〇五年戰役極有光輝之一頁。

從來未受一彈於祖國之領土上，而能以擊滅敵人自豪者，實爲永遠無窮之光輝歷史。以上二者，即爲在我領土，領海上迎擊敵軍之歷史，但二者均係過去展開平面的之戰鬪。

其後，既有無線電報及下瀨火藥，雖未克參加於戰鬥，而潛水艇又復出現，實入於科學戰之時代，若迎擊之時，彈丸已盡，並能用我艦之衝角，以爲突擊敵艦戰術之時代。又如今日平面的戰鬪，我軍所誇之肉彈戰，在遭遇於所許可之機會爲可能，雖然舉國一致，縱能以火熱之精神，抵抗敵襲於不憊，但在空手而切齒扼腕，對於無可如何之立體的襲擊，所謂於空襲之前欲用肉彈，實爲絕對的不可能。

若在領海，以及領土上平面的襲擊之時期，後方之非戰鬥員無論老少男女，均以肉彈而爲防壁之事，或爲可能。如全屬空手而欲其免於敵軍之蹂躪，恐即在夢中亦無其事。

例如僅在一分乃至三十秒鐘，甘爲肉彈而盡祖國愛，堪以我之傳統自誇，發揚燦然之

日本精神。

然在今日之科學戰時代，吾人僅用肉彈，實爲事實所不許可。

欲抗科學，除仍用科學外別無他法。我等之祖國愛的肉彈化，與其以直接之生命而爲抵抗，曷若以此心力而轉向國防方面再三注意。

於是吾人不可不靜觀今日之時代，戰鬪行爲，已完全變爲立體戰，而爲可以左右勝敗之時代。當滿洲上海二事變，最近於熱河在我大軍壓境的勝利之下，即我空軍之轟炸掩護，甚至一機能有抵抗數萬敵人之偉力，此不可忽略視之者也。

天空無蓋。例如雖有狂氣，但以肉彈而爲天蓋仍不可能。由此觀之，回顧我島帝國空之防護，可稱完璧？

『無防空即無國防』，實爲至言。時局於風雲之下，孕有危機，何等暗愴，則吾人在空襲下，斷不可僅以空手切齒扼腕而嘆天蓋之不可能也。

若以現狀推移之，一朝有事之日，吾人所可誇耀之國土，早無歷史的一顧之價值，而歸於傳統的精神之空，真較見火爲明。

Ⅲ 航空之非常時機

刺激於吾人之神經者，實無限數。然不論由何途而行，其所到達之一點，只爲干戈相交之戰火。

戰爭之危機，係伏於由國際聯盟脫退後之經濟封鎖？抑屬於南洋委任統治區域之歸還問題？不無種種之原因。

以國民之總意志，毅然退出於國際聯盟，與退出同時，受護『滿洲國』新國家，發揚東洋盟主之精神於中外，爲預定之計劃。

高唱國難臨頭，爲時已久，然對於國家之全體如由各方面觀察，將使吾人愈益感受非常時之覺悟。

國家之各種機構，有非常時之處置。

其次，對於所來的之正當認識，完全準備，須有堅固嚴密的分工合作之必要，今更無庸贅言。

縱云聯盟退出所伏危機之戰爭，今日可以避免，但須知更有何條可云戰爭之絕對廢止。

然最近之將來，無論由何種之機會，將勃發爲吾人想像以上之慘虐之戰鬪行爲，勢所必然。

早有復開和平會議及軍縮會議等愚笨之提案，雖然膾炙人口，但恐在今之地球上，將難成爲事實。

故爲吾等人類之理想，且所希望之和平，僅存在於強固國家內容及真正確固國防之下。即在以健康活潑之國民爲背景，且於平面的，立體的之軍備，須毫無缺陷。

由此始有真正之和平存在，乃能釀出睥睨天下之自信。

然我帝國之軍備，即海軍勢力，陸軍勢力，空軍勢力，以與列強相較，有遜色否？此實尙爲疑問。

尤以航空勢力，不及第二流國具有之數量，猶是二十年前既往之情形，並不如歐洲大戰之當時，蓋空軍勢力之如何，實握決定勝敗之之關鍵者也。

況在今日及將來戰爭之航空勢力究應如何，更屬帶有非常重大性之事實，已不待言。專以航空機，有能引導戰爭於終了之可能性。在陸海軍二者，不可不各期待其協同之勢力及活躍，但航空勢力如何之問題，則負有左右此活躍內容之重大性。

空間無軌道，空間之爲物，僅爲一種行進路。何時由如何之方面現出，而置我祖國於轟炸之下？吾人不可不先確實足踏大地而仰望天空。

非常時，所謂國家之總動員。一言以蔽之，即各個人能確盡其各個之職責。然於國家之大局，尤以求真正之平和，希冀真正之甦生日本，即對於國防之關心，尤萬不可忽。國家之非常時，凡屬各部分及各機構之總體者，對於毫無天蓋之國土防空，究應如何，此問題實屬重大事項之一。

『無防空，即無國防』，爲吾等對我國家高唱航空非常時之標語。

皇紀二千五百九十三年，此燦然之歷史，可以自誇之傳統精神，所謂地上之肉彈化，但在轟炸之下，則無何等之價值。

北於樺太，千島，南於台灣，澎湖成爲細長之我遠東日本，孤立於太平洋，將在空襲

轟炸下有危如累卵之勢。

舉國一致之肉彈化，不足以自誇於天空，即發生航空非常時，不可不轉眼於空之絕對的防備。

IV 空戰法規之無效

古來言勝利者，雖由勇氣，但亦爲武器之問題。

持弓矢之種族，得征服執棍棒之種族，持鎗者，自能充分抵抗用弓矢之百人。

更有火炮之發明，已變更世界上之征略史。連發鎗得征服火繩鎗，有機關槍之一箇團，得擊破僅有步槍之十箇團，更至現代超科學的航空機之發達，真能以一機，有時得加致命的轟擊於一箇師。

國家或民族，其爲自衛之手段，以及生存之競爭，已不絕斷的能發揮其對於破壞的兵器發達之敏感性。

此決非發揚其人類之殘忍性，實由發育於長久星霜間，因經驗得來的意識之問題。

卽人命與財產之保護，由於吾等之掩護，並武器之善用，或基因於一切善於利用之認識。

武器發明之目標，在以最少之人員，最少之經費，於最短之時間內，與敵人以最大之致命的效果。因之，在立體的有空間之航空機，平面的有海上之潛水艦，有此二者，始足以充分滿足破壞的武器發明者之迷夢。

三十人乃至四十人可乘之潛水艦一隻，能充分擊滅商船隊，使一國之通商的富之過半，歸於烏有，僅四、五萬圓程度之軍用機，一小時以二百哩以上之速度，長驅於敵國，轟炸其要塞及都市，或爆沉數千萬圓之戰艦，對於生產機能，戰鬪能力，凡是敵國之生命線，能與以徹底的打擊。

如是，人類由自作而自破壞之鐵則，繼續努力，並無寸秒片刻之停止。

然此爲人類進化的，文化向上之大原動力，自不待言。蓋人類之文化——縱觀之，卽爲五千年之歷史，橫觀之，卽所謂世界之現狀。今觀世界之現狀，共有五十九個獨立國，或則呈旭日之勢，或則現落日之頹勢。

上下五千年之歷史，毫無榮枯盛衰之可言，此在談論國家及民族興亡之跡者則然，然人類之文化，由作而破壞之，復由破壞而作之，要無不遵循向上之途徑而行。

苟無如是向上之國家，或民族，只在滅亡之一途。

然對自己所作出之武器，戰慄不能自禁之人類，而協定以制限其使用，以期逃避其眼前之慘虐行爲，此等之事，當在一大戰亂之後，要自然的有釀出之機會？

限制戰艦之噸數，或限制大砲之口徑，以及陸海軍之軍備縮小，禁用毒氣，救濟戰禍中之非戰鬥員等，幾千幾百條之協定，莫不於過去之日產生。

但在賭一國興亡之時機，此等之協約，果能發生價值否？完全爲一紙之空文，等於廢物而已。所謂至愚之極，信賴癡人之說夢者，實際萬不能存在於此世。

一九二三年，禁止使用毒氣，與對於都市毫無差別之轟炸，已詳定於空戰法規之中，而歐洲諸國，並消極的接受，然無論何國，不已採用此莫迦化之主義乎？

然屬於空戰法規內重要項目之『在軍事目的上所可使用之交通線』，列入於軍事的目標之部類，由此規則，即能自由加以轟炸。

交戰國，將來自然適用此條項，蓋一研究之，無論如何大都市之停車場及商港，航空港等，莫不可以謂爲『在軍事目的上所可使用之交通線及運輸線』。

故對於大東京，大阪，神戶，名古屋，橫濱等，以及其他之都市，概可置之於轟炸之下，此實屬於當然之事。

比利時之中立，不過一紙之公文，其不能免於德國軍隊之蹂躪，已爲最近十數年前之事。

如上所述，則將來之戰爭，交戰國之炸彈或不限於軍事的目標，將用幾十噸之炸藥，與含有多量毒氣之炸彈，用有效的且按政策的以使用之矣。

雖然背馳空戰法規之精神，不過不成問題之一小節，而戰勝之一事，則爲國家所不可不視爲超越手段之一重大事件也。

V 落伍的日本之航空

我日本之軍事，並民間之航空設施，比之歐美，非常落伍。

其第一之原因，即在尙無真正空襲下之經驗。耳聽誠不如目見有偉大之効力。據世界大戰，以長久之歲月，經過於惡魔天空之下，備受慘禍之歐洲，並與用於遠征之協商軍，實際上曾體驗空襲威力之美國。莫不高唱『下次之戰爭當爲空戰！準備萬端以向天空！』於是舉國上下之防空熱，自與日月而俱進以成爲尖銳化，雖屬當然之歸結，亦實爲應有之事。

有事時之絕對性，其在平時之產業航空，與所謂商船不能軍艦化者，實完全異其旨趣。平時之航線網，以及凡是航空設施，須能立即有轉換軍事航空之自由。由此觀之，在歐美商用航空之發達，不可不知其係屬和平之假面具而有真真可怖『下次之戰爭爲空戰！』之準備。

我等日本，實已落伍。

空襲之可怖，視如他人之事。

中國則如何？在滿洲，上海，熱河之戰鬥，體驗我空軍之威力，及對於空襲所可戰慄之結果，今已舉國上下，大呼防空設施之急需，已有國家總動員的，移於『對空準備』之

實行。如再經過三五年之久，諒必完備而有凌駕乎日本之航空設施。

實際上由現狀推移之，中國更爲落伍。吾人自誇天下無敵，只信賴非科學的之日本魂，但究至何時始可將落伍之現狀而彌補之。

我國家之既往足跡則如何？

擁多數代議士之政黨，有時默殺正當之言論，爲黨利黨爭，通過對國家不利益之議案及不正當之豫算。

國家雖購買私設鐵路公司，但對於重要之航空事業及航空設施，非減少其補助金，卽或置之不理。此則已成爲反覆循環之自然。

吾等試取對於日本國民，有最大威脅的太平洋彼岸之國民而觀之。軍用航空機無論矣，即各民間航空機及民間駕駛員，完全基於作戰有潛勢力的單位之理論，以謀航空機之發達，且占有冠於全世界空軍之王座。

再轉眼以觀歐洲，政府支出多額之補助金，以保護助長其商用航線，此項航線，不僅單在國內，且及於殖民地，更遠及於東洋之空中，而有顯明之示威。

我國對於應爲最絕對的之航空機，反固執最吝嗇之政策，此真不可不謂爲苦于了解者也。

空襲下無經驗之國民，黨利黨爭無甯日之既成政黨，此二者已使我國之航空建設，確實落伍十年。

我水上競賽聯盟，以四年計畫，希圖稱霸於世界之水上運動，其結果，日章旗竟能發揚於勞司安極立斯之碧空。

陸上競賽聯盟，以八年計畫，以期爭霸於下次世界運動大會之陸上運動。然對空準備之積極的計劃，則試問存在於何項？

吾人信賴陸海軍。並因信賴而同時與以輕濟的餘裕，更不可不援助之以向積極的建設而邁進。

與上述同時，尤不可忘却努力于保護助長其發達較遲之民間航空。

蓋我航空之日本，確已落伍十年。即由戰爭的航空機之絕對性觀之，亦已暴露其有十年不可爲戰之劣勢。